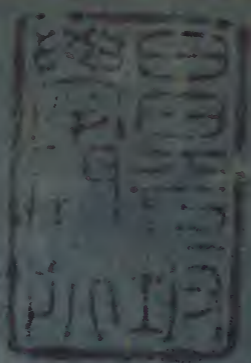


經濟類編

三十一之二
銓衡



漢書門類			
三〇三	九三	一〇三	四二
方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〇三	四二	函
方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14)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淺近文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三

求賢

二十七則

寶賢附

亢倉子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息其於眾也

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時之剔還去而不怨窮厄剔
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跡其儀賢也耻其
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
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
於衆藏識於日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
不然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
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允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
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
人輸其力齊有培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
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

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藥昔夸毗者所蚩給於
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
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爲王受
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然則信
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虛昔而教理之所上
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謔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
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
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
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器道器之昔上士乃隱
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

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之亢倉子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
賢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
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
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竊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
若天子勤明大臣蘇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
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
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
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
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

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
言蘇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
僊封鴻臚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甯申齊桓得甯
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
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
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虯克倉子
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
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
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
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

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辱哉其間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蘇寧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眎察其言而能有賢者萬不一眎察其貌端雅而實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信其言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墨子尚賢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

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醫之士厚
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
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
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
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
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
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
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
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
也今上舉義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

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
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
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
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
也譬之異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旣謹上爲鑿一門有
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
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
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
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

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
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
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
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
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
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
不敬懼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故士者所以爲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
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也士也是故子墨

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
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
者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
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
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
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
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
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刑相
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
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
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
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
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
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
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
富 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
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
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

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
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
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
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
矣 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
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
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
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
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
肉之親無故富貴向日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

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

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呂覽觀世篇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

劉向尊賢篇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

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如此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伯里奚任而

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辛紂用惡來宋用商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于是用管仲鮑叔羸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以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

顯周室楚莊王用叔孫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
從鄭敗強晉無敵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
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
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
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至
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
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
有官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
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
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負羈之

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 安治亂之端在乎審已
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 任不肖而凶按往世而
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
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
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
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
師于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
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于
臣下外困于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
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



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子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况自存乎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鞶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上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系... 卷三十一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
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諸
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
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主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
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
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
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
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
公其以之矣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
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

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魏文侯遺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

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
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
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
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
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
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
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
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
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



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

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
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吻藉叱
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
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
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
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
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
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
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
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
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
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
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瀚壯馳茲拜
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秦國自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

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漢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

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存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豪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
舉孝廉者罪

昭帝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
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
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
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朕旣不逮導民不明反
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
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
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

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舉孝廉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
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庶士
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廼得官庶士筭不必衆布
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
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晉虞預上書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
來王德始闕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
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
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

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
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
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乎得
才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
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
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
秦追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
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

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

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五原應天明命跨據中
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
遠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于智効一官行著一善
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嘆卿等宜明揚仄陋
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
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
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
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
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
幾衛將軍褚裒薦殷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

上疏陳讓并致牋于簡文具自申敘簡文荅曰屬當
厄運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深
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用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
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領不振
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就
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弘思之
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
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簡文帝求賢詔 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
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
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于昊蒼耀
晨輝于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
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
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疆
寇未殄勞歿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
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
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
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狗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
耶古人不借賢于曩代朕所以虛想于今日內外百
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

之刺而吾獲虚心之求焉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之變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于此乎在矣

唐湖南王國良爲盜代宗遣關播招撫之辭行代宗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代宗悅

宋宇文之邵上神宗皇帝書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

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
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
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
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
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
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
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
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
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
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

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

寶賢 三則 附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



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
 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
 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
 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
 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
 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
 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
 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
 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
 夷不能寶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經流英編卷三十一
而市無預買却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馳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薦賢 四十二則

呂覽贊能篇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奉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猥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脩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劉向脩文篇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

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余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余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白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懿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極絲其舉也與禹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亦未有軍行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
 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
 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
 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大夫知徐吾

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
 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
 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
 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
 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
 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
 忘君近不偃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
 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
 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
 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
 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
 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
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
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詩曰未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
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罍黍梁父之陰
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
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
特七士也

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
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今行於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烹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罰而不骫可謂人臣也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篋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饗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越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勃刁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王力士與中
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王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
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
而爲罪也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
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造見滕公曰上不欲
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
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
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
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
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
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
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
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
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
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
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匈臆約結固亡竒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
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存
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
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谷永上成帝薦薛宣疏 帝玉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竝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

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吏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何武言傅喜書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

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
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
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
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
之廢興也

光武征張步留伏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
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
其侯就國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臣聞唐虞以
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濟書曰良哉臣

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
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
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
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
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
先後王室名足以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
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
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

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
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
政允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二
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
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
用臯陶政治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
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
守會稽謝夷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
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

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
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
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
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
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神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
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
公簡能爲外臺之表聽深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
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
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名
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

賢實有倫序採之于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于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鴛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吳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燕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而薦之署爲西曹掾甚相敬愛上疏薦良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成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
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
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
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
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
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
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
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

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
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
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
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
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
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絕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
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
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

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
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
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
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
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旻
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
羅之恨

樊準上安帝薦龐參疏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鷄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
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川
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今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
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輪作經時今羗戎
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
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
成效宣助國威

陳忠薦劉愷疏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
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
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
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

常朱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弱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郎顛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刻舟刻

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間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事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

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尼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既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

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況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史敞上順帝薦胡廣疏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

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
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
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
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真
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
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
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試
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
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東脩守善有所
勸仰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
極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
者死餓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
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
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
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孟嘗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
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
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
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
采不揚華藻實初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
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
桑榆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
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
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
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蔡邕上大將軍何進書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
華美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
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
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建其意心
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叅合衆夫寂焉莫之
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
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
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

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悃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羨之和久在煎熬鑿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竒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

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

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脩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瞭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芝之祥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嬰討卽起家參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熒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神行變凶悍使爲愨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離之美臣以頑愚忝汚顯

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
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省察

孔融上獻帝薦謝該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

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
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
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謹今尚
父膺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
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記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
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
今物來有應事至不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寤
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比闕之
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
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
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
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更當饋樂以釣由余尅像
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
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
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

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_遇連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
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
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與目所一見輒誦
於口耳所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
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
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
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
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
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
覘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騁
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魏鍾繇薦季直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
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
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
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絕遂使疆敵喪膽我衆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四十七
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
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
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克
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
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
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

蜀秦宓奏記劉焉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
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
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
徒高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

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天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
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
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旣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
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
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
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
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
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
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
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系河類系卷三十一
四十一
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
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
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
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
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陸雲移書太常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
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
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

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唐
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陵俊茂熙隆載典
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萃器思深通初
慕聖門棲心重切啓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於祕
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
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
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
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搢
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
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
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
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神
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
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克符
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
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
公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
借聽與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微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
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
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
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
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
疎道親養素立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未傾望豈
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
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
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徃行
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疎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桓温薦譙元彦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兎冒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

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巨音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遺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

系列類編卷三十一
五十一
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若秀蒙蒲
帛之微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
化矣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
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
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意
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遠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
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唐高宗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之曰邑十室且
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皆
劾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
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
邪上深以爲然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
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

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
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竒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
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
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未幾或言於德宗曰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德宗密諭贄自
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宣行以
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
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請使所言
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
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証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

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
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今之宰相則徃日臺
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
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
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則
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
士德宗竟追前詔不行

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間侍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
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
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
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具請以已之官授之太
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
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
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二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四

好士 二十四則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經義類編卷三十一
七
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日昃于西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乎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

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
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
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
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
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
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
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
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

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
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
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
以寫龍屋室彫文以寫龍于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
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系漢書卷三十一
三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曰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
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
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
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
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
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

晏子曰嘻遽解左騶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知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謂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周威公問于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一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僂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贛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于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

得罪于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趙簡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聞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

腹上之毳無尺寸之益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七毳也

衛君問于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

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秦攻
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
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
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
簾天下之士皆爲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
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
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
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
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
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
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
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
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
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
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
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
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

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
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
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
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
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
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人之因賤下位也
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舜舜
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
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
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

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
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
途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及臣
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
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
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
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騾耳王
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
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不好士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
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
使人爲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
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大治
田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
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

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
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
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國君而
文果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
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
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頸
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
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

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
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
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
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
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劍
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
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
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薛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
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
而求見孟嘗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口責畢收乎
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
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
人充下陳君家所有寡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
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

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
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
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
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
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
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
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
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
兩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
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
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
兩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
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譖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
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
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

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
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
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
用士大夫何若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
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
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
栗後宮婦人掖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
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
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于是宗衛面有
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墨子親士篇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
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
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
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
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
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
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
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
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

經濟類編卷之三十三
十三
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嗔怨結於民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無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濼濼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

系河類編卷三十一
十四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堯塌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
矣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
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
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

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
以客之功出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
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
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

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漢景帝立釋之恐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
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襪解顧謂張廷尉謂
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
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鞵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
益于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
使跪結鞵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鄭莊爲大吏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
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
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筭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
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使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言于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
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
此翕然稱鄭莊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
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
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
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
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

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弱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比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晉簡文帝遺賀循書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諺荷寵位受任方鎮食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簞而造門徒有其懷而

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于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顯顯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唐彬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餓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巳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江仲通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宋王安石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

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于天下也
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
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校於國而
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
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
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
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
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
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
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
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
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
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
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
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
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
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
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
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

系濟類編卷三十一
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
以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
者責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
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
子而不之言也

得士十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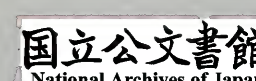
呂覽愛士篇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
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
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
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桀人
取之見桀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
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
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
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
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桀人之嘗食馬肉於岐

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有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

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亦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士節篇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

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柎蒲葦
 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
 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
 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
 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
 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
 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
 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
 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
 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
 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
 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
 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
 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
 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
 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
 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經傳類編卷三十三
報更篇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卧
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
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
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胸
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
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
君舉吾請爲君友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
以名爲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
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
况德萬人乎

劉向尊賢篇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于天下而夫差以見禽于
越文公以晉國伯而厲公以見殺于匠麗之宮威王
以齊強于天下而湣王以弒死于廟梁穆公以秦顯
名尊號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
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于沙丘任李兌故

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
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
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
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
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得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
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家
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于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
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則天下
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
賊也鮑叔以爲賢于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
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
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比走桓公
無自危之心者同聲于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
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
殷無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
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
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

系濟類編卷三十一
二十五
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
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
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
形也徃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
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
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
聖人之于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
可識矣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
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亾齊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子奚爲者也二
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餌之臣父且死
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
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
心吾以一盂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曰君何
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
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

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
忘令人辯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
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
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辯而去孟嘗君
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
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且
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人不善于

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
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
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
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
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
仁過願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
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
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
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

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一閔王大息
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
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
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門王自迎靖郭君於
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
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
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
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
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方侵君者臣請臣之血湔其
衽田瞽曰車軌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
勝臂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
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
之所爲君取矣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曰世皆稱孟
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
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不然擅齊之疆得士馬宜可以南向而制秦尚取
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至也

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
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
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往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之故又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
時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入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又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
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
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

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
 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
 而兩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
 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
 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
 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
 陷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
 將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

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
 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兵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
 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
 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
 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
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喑宿將
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
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北嚮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
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
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
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
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
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比鄉自剄魏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
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
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
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
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
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
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經傳類編卷三十一
三十一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
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
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
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
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
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
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
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
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
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

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漢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

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
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
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
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
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
我獨不媿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
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之高帝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
三人更王豈可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
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
賢言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橫死亦皆自殺于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舉刺 彈事併 二十則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
 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
 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
 其業好倜儻大節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
 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王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
 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
 雲兼濟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
 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
 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

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數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王尊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今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今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恕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土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
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
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涓勲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
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薛
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諱逆
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
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
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翟方進奏 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
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
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
承順聖化以視四方涓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
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訕節失度邪譎無常
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 復奏紅陽侯王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
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

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
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
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
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
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
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羽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
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
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都以銷姦雄之
黨絕群邪之望

朱浮論刺舉疏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宰
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
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
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
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
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
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

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
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者各自為能兼以私
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
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
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
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

陳元言刺舉疏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

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篇提已

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宰假宰輔之權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
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
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網密
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
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
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哺之恭不聞崇刺
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
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
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藏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楊倫上書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部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蒙穢旣彰咸復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譴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勿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于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旣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

車復微遜道不行卒于家
晉陸雲國人兵多不法啓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
放橫多行非法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
罵詈洛陽市永遠近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復所
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東時臣
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
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
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命以泰宜加重戮以
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
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泰依姦決罰事寢不出而持

今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
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
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
士義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
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
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
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
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
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
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

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
是以忝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
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任昉奏彈曹景宗 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
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
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暨擾
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
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
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
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
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
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蠅結蟻
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
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
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

間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
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
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
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比
人斯有覩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美惟
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未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諸應及咎者別
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唐羅衮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伏以罪在亂逆
慈后周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辟沒有
追敗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
度使贈太師王珙于國不忠于家不孝身為首帥行
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患難籍
父叔勲勞寵極將相克踰寇賊生召伯甘棠之樹殘
毒郡人對傳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戮

辱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每須含垢而上天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不幸就屠滅然靡伏就法終爲僥倖向使珙能于晚節豎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其終始無改暴橫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棺塚爲恩已厚尚汗典冊于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章淑慝轉相慕効來黨復有如珙類者亦冀覩沒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莫尚于斯先爲珙所害故給事中王祝以下二十八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勅弔祭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于賓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宋包拯論宋庠疏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陛下所責任者

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陛下耳目動搃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廟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群

言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群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爲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

臣等不言之者蓋爲陛下措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爲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歐陽脩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疏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且夕來傳聞燕度勘鞠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

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鞠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况在慶州目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荅報况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

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
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鞠行遣臣若堅執前奏
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
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
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
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
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
過當張臯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
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
用錢但不入已外任便從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
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
聖慈盡取詳覓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
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
止

論狄青疏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
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
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
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
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
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
 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
 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
 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
 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
 雖未具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
 蓋由軍士本是小
 言我輩之內出得

熱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
 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

之事勢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
 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
 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
 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
 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
 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
 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
 小人易為善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
 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
 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

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不能成事而能爲患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

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

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疏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

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表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與造事端謀動大

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人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

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繫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

甚勞而一旦用之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
合思裨補

論包拯除三司使疏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
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
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
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
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
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
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
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
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
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
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
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
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
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
遽聞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
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
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恠

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
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陳前三可使
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
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
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
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
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如拯材能資望
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
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
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為
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
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
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
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
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
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
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評陰私或以
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
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
身徇國非為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

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
謹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
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
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
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
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
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
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
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
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

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
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
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
法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
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
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
而成風俗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
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
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
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

系漢書卷三十一
五十五
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
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
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
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
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
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
獲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
朝廷惜也

呂誨論王安石疏 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
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
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
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
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
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
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
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
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
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
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
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

開封府爭鶴鶡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
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德未幾安石丁憂
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
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
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
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遂避不已自知江
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
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
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
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
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
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
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
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
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
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
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
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
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臧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
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

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
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
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
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
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
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
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
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
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
事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

改其事七也凡奏對在坐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
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
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
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
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
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
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
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
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
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

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推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相位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請

動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劉摯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疏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迷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

之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失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內宦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與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饒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卽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宥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願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

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
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
蘭州遺患今日及丞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
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
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
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
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揚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
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
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
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
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
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
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
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綦布張弮而設
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
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
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
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
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
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

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
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
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
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
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
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
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
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
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

鄧潤甫論李憲疏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

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
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
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
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
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
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
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
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
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

都護及羣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禽
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
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拒命幾危社稷倚元載
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
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來侵集天下兵無
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王承宗叛以吐突承
瓘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呂鄜許孟容呂元膺段
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苦於中人位大帥恐爲
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瓘卒以無功輕謀
幣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

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
不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
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
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
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必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
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
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
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
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
不敢議臣等待罪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崔鷗論馮澥疏 伏觀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共逐布衣之士誰敢

爲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

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解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

是見矣臣乞以解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

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爲正異已者爲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亦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十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高宗時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其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

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復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

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詔今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

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
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
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
之甘心焉就今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
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
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
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
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
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
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
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
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
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載天區區之心願斷三
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
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
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劫持詔除名經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
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
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
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
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
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